

列寧



高爾基著
曹葆華譯

中華書局發行

寧

列

著 基 爾 高
譯 華 葆 曹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中 華

列

寧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曹葆華

出版者 華中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中新華書店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

(本書根據北京新華書店總店一九四九年九月版本翻印)

1—10,000 (x)

烏拉基米爾·列寧死了。

就是他的敵人陣營裏也有些人誠實地承認：列寧死後，世界上失掉了一個『在其同時代的偉大人物中是最有天才』的人。德國資產階級報紙『普拉格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列寧的論文，對於這個巨人充滿着一種崇敬的驚異，論文結尾是這樣的話：

『偉大，可怕，不可理解，列寧甚至在死後也是如此。』

從這篇論文底語調上可以明白地看出：引起這篇東西的，並不是一種生理上的喜悅，像『敵人底屍屍嗅起來總是香的』這句諷刺的諺語所表現的那樣，也不是那種愉快，像在巨大的騷亂者離去的時候人們所體驗的一般——不，在這篇論文裏，大聲地響亮着一種人類在一個偉大人物面前所感到的自豪。

俄國僑民報紙，對於列寧底死，既沒有魄力，也沒有識見敢於表示出一種敬意，像

一些資產階級報紙在評價一個求生的意志和無畏的理智底最偉大的代表者底人格時所表現的那樣。

描繪他的肖像是困難的。聽到列寧底話就看出他的整個人，正如看見鱗就知道是魚一樣。他是簡單和率直的，就像他所說的話一般。

他的英雄主義差不多沒有外表的光彩，他的英雄主義是俄國常見的英雄主義，是堅決相信大地上有社會的正義底可能的，誠實的俄國革命知識分子底謙遜的、克己的英雄主義，是擯棄世界上的一切娛樂而從事於爭取人類幸福的艱苦事業的人們底英雄主義。

我在他剛死後所寫的關於他的文章——是在頹喪的情況下寫成的，又潦草，又糟糕。爲了『策略』的原故，有一些話我當時不能寫出來，我希望這是完全可以瞭解的。列寧這個人具有鋒銳的眼力和偉大的智慧，然而『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苦難』。

他總是向前看得很遠，而且在一九一九——二一年考察、評論人們的時候，常常是正確地預測了他們在幾年以後將成爲怎樣的人。人們總是不願相信他的預見，他們常常很不高興，但是，不幸地，不少的人們都證實了他的懷疑的判斷是不錯的。我以前的關於列寧的回憶，除了糟糕以外，還寫得前後不一貫，而且有一些令人不快的遺漏。我應當從倫敦代表大會○那些日子寫起，那時候我看見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被一些人懷疑和

猜忌，同時被另一些人公開地敵視，甚至憎恨着。

現在我還清楚地看見倫敦郊外那座簡陋得可笑的木頭修造的教堂底赤裸裸的牆壁，那類似窮學校底教室的小而狹窄的廳堂底箭狀般的窗戶。這個建築僅僅在外表上像一個教堂，它的內部却完全沒有屬於宗教的東西，甚至傳道士底矮矮的講台也沒有安置在廳堂深處，而是在進口的地方，在兩道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會見過列寧，也沒有如我所應當地讀過很多他的書。但是我讀過的東西，特別是那些親自認識他的同志們底熱烈的敘述，以巨大的力量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用銳利的眼睛審視着我，帶着老相識底語調玩笑似地說：

——你來了，很好！可是你歡喜打架嗎？這裏將有大大的一場打架。

我預期的列寧並不是這樣。彷彿他缺少着什麼東西。用喉音捲着『P』，把手插在腋下什麼地方，他很洒脫地站着。一般講來，他總之是太簡單了，在他裏面感覺不到絲毫『領袖』底風味。我是一個文學家。這個職業逼着我注意瑣細的事情，這個義務已經

變成習慣了，有時候是一種討厭的習慣。

當我被『引見』普列哈諾夫的時候，他把手交叉在胸膛上站着，嚴厲地、厭煩地看着我，好像一個倦於職務的教師看着一個新學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極端普通的應酬話：『我是你的天才底一個崇拜者』。除了這個，他不曾說過什麼令我忘掉不了的東西。在代表大會底整個期間，不管是他也好，不管是我也好，都沒有想作『知心』的談話底願望。

但是這個禿頭的、用喉音捲着『P』的、矮胖的、強壯的人，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隻握着我的手，懇切地閃亮着他的驚人地生動的眼睛，立刻就談到『母親』，這本書底缺點，看起來他從拉得斯尼可夫^①那裏已經讀過我的手稿了。我說我是匆促地寫成這本書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說明為什麼匆促，——列寧就贊成地點了一下頭，自己把這個原因說明了：我匆促得很好，這是一本必需的書，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盲目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一讀『母親』，自己會得到很大的益處。『一本當前正需要的書』。這是他對於我的唯一的然而也是極端寶貴的讚許。接着他

① 拉得斯尼可夫 (S. P. Ladyzhnikov) —— 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一個出版公司底經理。

像辦理事務似地詢問我：『母親』是不是在譯成外國文，俄國和美國底檢查官把這本書損壞到了怎樣的程度，等到他知道了作者在被迫通緝的時候，他首先繃着眉毛，接着把頭仰起，閉上眼睛，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大笑；他的笑聲吸引了工人們，走過來的好像是烏拉爾斯基和其他的三個人。

這時候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我處在三百個優秀黨員底隊伍中間，知道了他們是被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遣來參加代表大會的，我在面前看見了黨底一切領導人、老革命家、普列哈諾夫、阿雪洛德^①、介奇^②。我的愉快的心情是完全自然的，而且讀者是會瞭解的，如果我說出在我僑居國外的兩年中我的平常的自我意識已經大大地低落了。

我的自我意識底低落是從柏林開始的，在那裏我差不多瞧見了社會民主黨所有的領

① 阿雪洛德 (Paul B. Axelrod 1850——1928) ——於一八八三年同普列哈諾夫一起創立『勞動解放』社，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以後成為孟什維克派底最高領袖之一；堅決反對蘇維埃政府；第二國際底幹部之一。

② 介奇 (Leo G. Deutsch 1855——) ——一八八三年『勞動解放』社底創立者之一；大戰時期一個極端的沙文主義者，一九一七年和普列哈諾夫合作反對蘇維埃政府。

袖，我在倍倍爾⊙家裏吃過飯，坐在肥胖的金格爾⊙旁邊，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非常特出的人物。

我們是在一間寬敞的舒適的屋子裏吃飯，幾個畫眉鳥籠雅緻地披罩着繡花的罩布，安樂椅靠背上也蒙蓋着繡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上的人用頸背弄髒了椅套。這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很結實的、牢固的，大家興高彩烈地吃飯，而且興高彩烈地互相說着：

——霉爾次特。

這對於我是一個生疎的名詞，但是我知道法文的『霉爾』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次特』就是俄文的『時候』，這樣一來，就是『糟糕的時候』。

金格爾兩次叫考茨基⊙作『我的浪漫派』。倍倍爾長着一個老鷹鼻子，對於我顯得是有些自滿的人。我們喝萊茵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和溫熱的，啤酒是很好；談到俄國

① 倍倍爾 (August Bebel 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創立者和領袖之一。

② 金格爾 (Paul Singer 1844—1911)——與倍倍爾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袖。

③ 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9)——戰前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戰時期變為社會和平主義者；堅決反對蘇維埃政府和共產主義運動。

的革命和社會民主黨，他們也帶着不滿和不屑的態度，然而談到自己的——德國的黨——就非常之好！一般講來，一切都是很自滿的，好像那些椅子也滿足於自己身上重壓着這些領袖們底尊貴的臀部。

我和德國黨有過一次『微妙』的關係：它的一個卓越的黨員，就是以後著名的巴巫斯^①，從『知識社』得到一張字據去各個劇院收集『下層』的上演費。他是在一九〇二年祕密地到塞巴斯托波爾的時候在車站上得到這張字據的。他所收集的錢將是這樣處置：他得總數底百分之二十，其餘的就這樣分配：四分之一歸於我，四分之三歸入社會民主黨底基金。當然，這個條件是巴巫斯知道的，甚至令他非常地高興。這個劇本在德國所有的劇院裏流行了四年，只在柏林一個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次，巴巫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萬馬克。但是，不把款項寄去，他却寄給『知識社』皮特尼茨基一封信，和靄地通知：所有這些錢他都耗費在偕同一位女郎到意大利去的旅行上面了。因為這次的確很愉快。

① 巴巫斯 (Barvus 1869——1924)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俄國底政治僑民，從

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活動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大戰時期是一個極端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充當德帝國主義底間諜，從事軍火商業。

快的旅行涉及我個人的只有四分之一，所以我認為有權利向德國黨中央提出關於其餘的四分之三的問題。我是經過拉德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對於巴巫斯底旅行採取漠然的態度。以後我聽說巴巫斯被褫奪了在黨裏的某些職位，——說良心話，我倒寧願扯一兩下他的耳朵。再後，在巴黎有人指給我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或太太，據說巴巫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寶貝，——我這樣想——寶貝。

我在柏林瞧見了一些文學家、藝術家、文藝鑒賞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的自滿和自尊只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在美國我時常看見莫里斯·赫爾克威^①，他想作紐約市長或州長，又看見德布斯老人，他孤獨而且疲憊地咒罵一切，他剛剛從牢獄中出來，——我看見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東西，但是沒有遇見一個瞭解俄國革命底整個奧秘的人，到處我都覺得大家把俄國革命看作是『歐洲生活中的局部事件』和一個國家裏的普通現象，在這個國家裏，照一個

① 莫里斯·赫爾克威 (Morris Hellner) ——美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富足的律師，大戰

時期堅決反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主義；美國右派社會民主黨特有的分子。

『同情社會主義』的『漂亮女士』底說法，『通常不是霍亂就是革命』。

到美國去爲布爾什維克募集基金的這個想法，是克拉新^①提出來的；伏羅夫斯基^②本當作爲祕書和集會底組織者同我一道去的；他是深通英文的，但是黨給了他另外的什麼委任，於是布勒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領導下的戰鬥團團員，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沒有語言』的，在路上和當地才開始學習。社會革命黨員，知道我去爲着什麼目的，就對於這次旅行發生了幼稚的、活潑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伊科夫斯基就同西特羅夫斯基一起來看我，提議不要爲布爾什維克而爲『一般革命』募集款項。我拒絕了『一般革命』。於是他們派遣『祖母』^③到那裏去，這樣在美國人面前就出現了兩批

① 克拉新 (L. B. Krassin 1870—1926) ——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十月革命後任蘇維埃政府多數要職；曾任蘇聯駐英和駐法大使。

② 伏羅夫斯基 (V. V. Vorovsky 1871—1923) ——老布爾什維克；聯共黨領袖之一；一九二三年代表蘇聯出席洛桑會議被反動派所暗殺。

③ 俄國無政府黨員稱女領袖加達林·布里希可夫斯基爲『俄國革命底祖母』；大戰時期支持克倫斯基政府；十月革命後惡毒地反對蘇聯。

人，各不相干，互不見面，開始募起款來，顯然是爲着兩個不同的革命；至於哪一個更好，更可靠，——美國人却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來考查了。看起來他們早就知道『祖母』了，她的美國朋友們已經爲她作了很好的廣告，而沙皇的大使却給我製造了一場侮辱。美國的同志們也認爲俄國革命是『局部的不成功的事業』，所以對於我在各個集會上所募集的款項採取了相當自由主義的態度。總之，我募集了很少的錢，還不到一萬元。我決定在報紙上『賺幾文錢』，但是在美國也發見了巴巫斯這樣的人。一般講來，這一次旅行是失敗了，但是我在那裏寫成了『母親』，——這可以說明這本書裏的一些『錯誤』、缺點。

接着我去意大利，到加卜里，在那裏我投身到俄國報紙和書籍底閱讀中，——這也很降低我的情緒。如果一粒從牙牀裏拔掉下來的牙齒能有感覺的話，那它大概會感到自己像我一樣孤獨。我很驚訝於一些相識者從這個『講台』跳到另一個去的那種江湖賣藝者的伶俐和靈巧。

一些從俄國跑來的偶然的革命家，打了敗仗，受了驚惶，憎惡自己和那些拉了他們到『沒有希望的事業』中去的人們。

——什麼都完了，——他們說，——什麼都被擊潰了，撲滅了，放逐了，丟在監獄

裏了。

有很多可笑的話，但是沒有一句愉快的話。一個從俄國來的客人，——文學家，而且是天才的文學家，——向我證明我彷彿一向表演着『下層』裏面的盧基這個角色，用一些安慰的話來欺騙青年，他們相信了我，額上碰了釘子，而我就一溜煙跑了。另外一個客人肯定我被『傾向』腐蝕了，我是一個『完結了的人』，我否認舞曲的重要性僅僅因為它是『帝國的』。一般講來，有非常之多的可笑的，愚蠢的話，常常令我覺得從俄國吹來了什麼腐臭的沙土。

突然，像在童話裏似地，我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代表大會上了。當然，這是一個愉快的日子呵。

但是我的愉快，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爭論『議事日程』這個問題為止。這些爭論底猛烈一下子就冰冷了我的熱情，這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黨內如此尖銳地分裂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這點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而是因為改良派對列寧的態度是異常敵視的。這個敵視的態度從他們的演說裏漏洩和噴射出來，好像在高壓下的水從一條舊的『救火袋』裏漏洩和噴射出來一樣。

說些什麼，常常並不重要，而常常重要的，是怎樣地說。普列哈諾夫，穿着燕尾

服，扣上全副鈕扣，像一個新教的牧師，首先致開會詞；他說話好像一個傳教士，堅信着他的意見是無可爭辯的，每一個字都是極有價值的，就是字句間的每一停頓也是這樣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們頭上的空氣裏吐出圓滑而又漂亮的詞句，而當布爾什維克的座位上有人動彈一下，向同志悄悄說話的時候，這位尊貴的演說家就稍稍停頓一下，把自己的眼光像釘子一般向那個人釘去。

燕尾服上有一個鈕扣是普列哈諾夫最喜愛的，他慫慫而且不斷地用手指摩撫它，並且在停頓的時候像按電鈴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說，正是這一按才停止着一下他的滔滔不絕的演講。在一次會議上，普列哈諾夫，準備答覆什麼人，把兩手交叉在胸膛上，大聲地、蔑視地哼出一聲：

——咳！

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工人們底哄笑，普列哈諾夫豎起眉毛，半邊臉也蒼白了，我說半邊臉，因為我坐在講台旁邊，只瞧見了演講人底側面。

當普列哈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底座位上最煩躁不安的是列寧，——時而繃緊起來，彷彿太冷似的，時而伸展開來，好像太熱一樣；他把手指插在腋下什麼地方，摸一摸下巴，搖一搖光亮的腦袋，在湯姆斯基耳邊咕嚕些什麼。當普列

哈諾夫宣稱『黨內沒有修正派』的時候，列寧就彎下身去，禿頂也紅了，肩膀也因爲暗笑而顫動着，坐在他旁邊和背後的工人們也嘻笑起來，可是從廳堂末端有什麼人生氣和大聲地問：

——那一邊——坐的是誰呀？

矮小的費多爾·唐○講話了，好像一個把真理看作是自己的女兒的人，他生出了它，養育了它，並且還養育着它。而他自己，費多爾·唐，是卡爾·馬克思底完全的化身，而布爾什維克却是淺學之徒，搗亂的小孩子，這從他們對孟什維克的態度中特別看得出來，在孟什維克中間有着，他說，『一切出類拔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輕蔑地說，——不，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黃色的拳頭向右邊空中一揮。工人中間有誰問他：

什麼時候你再去同自由主義者喝茶呢？

我不記得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是否發過言。這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以一種

○ 費多爾·唐 (Theodore Dan 1871——) ——孟什維克領袖之一，大戰時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在國外積極作反蘇宣傳。

年青人底熱情講話，好像他特別深深地感到破裂底悲慘、衝突底苦楚。

他周身戰慄着、擺動着，痙攣地解開漿硬了的襯衫底領子，把兩手揮舞着；襯衫底袖口從上衣袖子下面吊了出來，覆蓋着他的手頸，他就高高地舉起手，搖了一搖，把袖口送回它合法的地位。我覺得馬爾托夫並不是證明，而是在懇請、央求：必須避免破裂，黨太薄弱了，不能分裂成兩個，工人首先需要『自由』，應該鼓起精神。他的前一部分演說有時候聽起來近乎歇斯特里，過多的詞句使得它難於瞭解，而演說者本人又引起一種令人難受的印象。在演說底末尾，好像和演說沒有相干，用同樣戰鬥的語調，他同樣熱烈地開始叫喊起來，反對戰鬥團體，反對準備武裝暴動的一切工作。我清楚地記得，在布爾什維克底座位中間，有誰驚人地高叫着：

——你們就是這樣呀！

好像湯姆斯基問道：

——我們必須把手砍掉，好讓馬爾托夫同志安心嗎？

① 馬爾托夫 (L. Martov 1873——1923)——孟什維克底領袖之一，大戰時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以後滾入蘇維埃政府底敵人陣營裏。